

新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綱目前集

人倫門

大元昌運

來和天尊

錢王現夢

石上釘板

弄妻祈福

天命革宋

陰賊良善

救物延壽

大平天子

神仙應世

金龍之瑞

拳使辭樂

傲人做屋

雷殛忠

西山生祠

人倫門

子尋母歸

身代母死

取腦行孝
養禽不孝
陸氏義門

夏姑不孝
去妻復回
麥舟惠友

靈異門

雙龍現形
井有白龍

龍吐寶珠
泉有猪龍

蛤蚧顯聖
鶴許取子

鸚鵡悟佛
禽鳥有術

禽能誦經
長生猪母

獸有仁義
大蛇受戒

石內鷄鳴
蘇山石像

石中靈鵲
湯盞鶴飛

龜背換時
夢遊仙府

壽星犀帶
神療疫病

王荆公夢
代筆登科

讀書宿緣
錢王取地

符識門

孔聖丹書

塔現王影

青笠米皮
北神異聞

宣和怪事
大命革宋

永新兵禍
斷釵詩句

天狗星墜
天降銀星

心有山水
巨蛇吐珠

蜈蚣孕珠

捨遺門

武夷洞天

白玉觀音

鷄鳴犬吠

米脯灌肺

飛米殿字

馬頭娘子

失物復還

祛病疫癘

驚庄捨寺

人肉餽飽

黃帝雜忘

鍾馗傳

人事門

琴鶴自隨

武夫超悟

精靈應世

輪對沾思

龍飛定例

剃鬚求謁

治家勤儉

盡地遷城

辭金不受金

戲范蠡圖

中興名將

稱旨除官

碎玉不怒

居官節儉

敗壞名節

急趣應辨

治道門

館俸前定

生死前定

煩惱自取

誑言恢復

飲啄前定

大器

戲詭致爭

願生為子

追攝江神

藝術門

知人壽命

折字有驗

醫藥陰功

療背癰方

鼻衄良方

卜知病證

醫論三焦

洗眼神仙

醫痔奇方

喉痺秘方

醫救六絕

藝術門

謝后異相
相知壽數
繪兒能啼
鬼靈相墓
亢差喪身
益公屋基
掩魂效樂
妖巫斷首
幻術為盜
幻僧煮海
術化月宮

趙方異相
澄弟氣色
泥像生癰
取燈定穴
達僧葬地
冀州風水
人馬俱仆
挑生蠱毒
幻術謀財
漸人覓魄

敬言戒門

欺君誤國
穢語罵天
裝儒為戲
弄水招疾
屠牛改業
戎食犬肉
殺鱖取命
羊鳴乞命
妬溺子孫
強葬招禍
教唆詞訟
服丹自焚
戒賣祖墳

雷極不忠
用心不正

欺誑獲報
妬害胎孕
戎食牛肉
殺鱖悔悟
殺鵝訐冤
鱸飛蝴蝶
陰賊良善
占人陰地
潑散酒醬
服丹發疽
占人園地

雷亟自呪

雷撤卦肆

報應門

竇氏陰德
完聚夫妻

米價不增
放鷄延壽

報應門

海寇報恩
救蠅免死
放鰲報恩
慈仁荏報

放龍獲報
救鶴獲珠
飼燕知恩
擊犬受報

報應門

取蜂受報
口舌招報
蟻越墜身
生兒無足

沃蜂螫死
認父為牛
生子有鱗

報應門

益工為牛
虱蚊死人

監庫為鷄
侵用寺財

新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綱目

前集

人倫門

大元昌運

國朝肇造區宇奄有四方 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
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 太宗皇帝列聖相承以成大業
甲午歲殄滅殘金平定汴蔡撫安中原至 世祖聖德神
功文武皇帝登極之時五十餘年於茲矣世祖皇帝渡江
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發軍之擾黎庶驚駭駟騎
宗盟推載以 世祖皇帝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
為長止于一人雖在征伐之門每有仁愛之念博施濟眾

實可為天下主庚甲年四月即位五月建年號為中統元年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止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確與治道內之都有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度政煥京修營宮室加号上都五年改為至元元年八年建國号曰大元蓋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宋主執行人久留不違命中書左丞相率兵南伐十三年平定宋國南北混一大哉朝元至哉坤元合德乾坤為民父母神武一奮疆宇泰恢天地覆載之間悉廓洪化日月照臨之所皆被容光皆一念之仁有以基之也天戈指南命師遣將成以不殺常時江水不可渡至渡江之日江水鏡平豈非天哉云洪惟大聖再開世莫武帝拯八荒囊括四海東至日出之陽谷西日

昧之虞淵寸地尺天皆入版圖自開闢以來未有之也偉欽盛哉後唐天成二年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歲丁亥宋藝祖皇帝趙氏生於洛陽夾馬營是時神光滿室照耀人影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号其營為香孩兒營

太平天子

宋太宗未登極時嘗與趙普同坐而已処其下陳希夷至執普手起曰尔紫微垣小星豈可歷帝座邪先是藝祖嘗召希夷赴闕一日使往相晉王即太宗先希夷及門不見晉王而返太祖曰汝見晉王乎希夷對曰未也上曰何為遽返對曰臣晉王之門見王之廝後皆侯王將相也以是知王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又何必見王而後始返邪

來和天尊

有楊礪者未仕時夢至一官府一人衣冠狀負甚古語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唯唯遂引礪至一言殿深嚴密一王者秉珪南面最上坐礪亦拜次見案上籍籍填委列世人簿姓名于上竊視之見己名冠其首因請其所以王案者指王示礪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當為汝王宜善度之礪再拜而出後登第進士為襄王府記室礪歸語其子曰吾觀襄王儀表真向所夢來和天尊也至道初太宗立襄王為皇太子繼登大寶即宋真宗云

神仙應世

宋仁宗世傳為赤脚大仙當時文武大臣皆天上伯星官受命輔之明良際會而履休運至和嘉祐号稱盛治宋三

百年言太平天子享國久而及深者舍仁祖五以加焉然英廟神者哲宗此三君者揚文正公大年以為皆武夷仙人應世與仁宗之夏同一證應良不誣也當神考之末生武夷山道士吳懷玉有道術神遊八極之表嘗閉目靜坐謂一世之人咸不足我觀惟醉酒則步入同亭會真祠瞋目指冲妙乎惠真人曰應在戊子見者大笑以為病心而狂後神考果生於戊子而懷玉亦尸解云

錢王現夢

宋高宗徽宗弟九子也母章后在娠時徽宗夜夢吳越王錢俶來謂覺而異之時大觀二年也高宗生于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嘗質金人軍中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出射連發三矢昏中破其箭累之懸於

其上金太子驚以為神默計之曰宋太子生長深宮祖於富貴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南朝揀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為質必非真也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真太子來質乃善高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間道奔竄足力疲困乃假寐於崖府若廟偕砌間夢神人報曰金人追兵至必速去之康王徬徨四顧神曰已備鳥門首伺候矣大王急行毋為所急也康王驚覺則馬已在其側矣王勇躍上馬疾馳而南一日行七百里渡河而鳥不前下視之則泥馬也始悟神物之助暨渡河至一村庄飢渴甚謁飯於一老妪媪延入庄內坐復出庄前則有數騎追至問有一官人狀若是曾猶此過否妪思其言狀貌類謁飯者給答之已過數日矣追騎以鞭敲鞍曰可惜可惜遂反而不

進云、頃時京師閣門祗候秦仔齋蠟詔來命為大元師速領兵入衛時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王禱天地河神行至于河渡而河水凍已合遂渡河時徽宗欽宗已北狩矣有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徽宗御札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真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康王拜受遂即位于南京

金龍之瑞

宋度宗乃理考皇兄榮王之子也方其母之娠度宗也有龍語遂密使女醫治藥毒之而榮王不知也煮藥者見有金龍于上知將生貴人也懼不敢煮因傾瀉其器以故得不進遂產孟昶諱諱歷三封為忠王後建青宮而登大位先是秦檜宜都錢塘望氣者言抱劍管有兩朝天子氣故

秦檜之賜第在焉蓋欲以當王氣也檜之死先堯命取其第後壽皇生于是度宗亦生于是卒應聖氣者之言異哉抱劔營者曰營王府即其地也度宗登榮王進封福王

石上釘橛

宋靖康亂大金丞相粘罕圍太原保正石緝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之為緝敗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緝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緝命釘之於車刺以於股將欲與解之緝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緝曰爾若降我當命爾為官緝罵曰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橛史不移故遂被其害

奉使辭樂

宋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假禮部尚書為執

謝使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遣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徹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也甚后仲遠趨退後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報禮何物率徒乃敢立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回其主仲遠留館侯命賦詩曰拈湖龍馭去豈蹤三道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再與笙鏞未只願身縻昇鑊中已辨滯留期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報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慮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使臣死虜亦常分也敢觀

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錄今之毛遂也遂除權侍郎

弃妻祈福

宋丙午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某經衢州擔登員筮會
寧亦甚路旁店主姓翁夢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者
獨有行赴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店主伺候果如夢
中所言者未遂待以酒食給以果囊隨以僕從伸如京師
士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最灵報我曰
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士人大喜而夜宿其
心思我向去作官但妻不稱作孺人此時當更娶者越
兩日土地復獻夢於主人曰此士人用心不善便欲弃妻
今無功名矣士人到省固尚觀店主待之如前乃一茶與
不納之宿士人苦問其見薄人因店主曰吾家土地已知

君有弃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歸果不中榜
可知一念總起鬼神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傲人做屋

宋丞相崔與之号菊坡理宗朝入相歸蜀建造府第極其
壯麗里有豪高姓李亦從而傲之就借崔府造屋人一依
崔府繩墨尺寸不差造屋一所落成之日崔相親登其門
借觀李高大喜登歸崔相喚匠人來問曰汝與其人豎此
屋好矣但少兩枝梁匠人曰此一依相府規模不知少兩
枝梁在何處崔相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不敢量當時
士大夫以資談笑盖崔出將入相名震華夷而李高何
人乃僭侈若此宜乎取少兩梁之譏

天命華宋

宋咸淳壬申古杭生地毛色白與羊毛無異以如之人跡
所不到也長四五寸微風拂過冉之可觀占者以為大臣
專權國有一難危亡之兆後賈似道果權誤國至德祐乙
亥浦城詹某醉酒落魄狂歌于市更無所巧人以風狂稱
之夜宿神廟至夜半夢一黃衣使者持天符下諸處神祠
曰天命革宋江南田地盡屬大元母得擅舉陰兵助宋各
取知委神位而書之夢覺以告人皆笑之又歌曰至元十
三年人莫知所謂至景炎丙子歸附大元人方知年号也
夫大元之取天下也以乙亥丙子收江南宋藝祖亦是乙
亥丙子平江南丙子歲是開寶九年時江南之將止也昇
元基掘得石記有詩曰石洞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升
寶殿走犬出金陵子建在南極安仁夷夜灯東燬婚小女

騎虎渡河承李煜丁酉生抱雞也王師甲戌渡江走犬也
曹彬為大將列柵城南乃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將陷恐
有伏兵命率縱火乃安仁也錢俶戊寅入朝盡獻浙西之
地騎虎之謂也識記文文固難盡信然觀此若合符節天
命所歸殆非偶然

雷殛不忠

宋欽宗北狩至檀州北斯縣鄉中時盛夏暑帝與隨從之人
已皆疲困少息于木下須臾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并
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
大震俄有數犬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所居民家一男
一婦及小兒皆雷震死男婦背上有朱篆而不可識獨小
兒有朱篆四字可認云章惇後身帝曰章惇為相誤國京

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如是為臣不忠者可戒哉

陰賊良善

昔林甫未顯時在槐塢遇一道士戒之曰君名已登仙籍縱不能白日上升亦必為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時更權在手切記吾言不得妄有陰賊甫既貴不復憶記一味恃寵多所賊害久之復夢道士責之曰君豈忘吾言乎今果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林甫耳中惟聽滿之風水聲既至則府署嚴飾帳榻華侈甫復自喜曰止令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苦夏最為慘毒君當以以不惡欲如何而後謂之惡乎甫駭然汗流而寤後即改過此則以陰賊良善而將生水族者乎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師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其辭曰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回氣八千春急祝脩齡不復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救物延壽

宋宣和間楊序夢神人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活億萬命可免序曰大期既迫豈易滿數神曰道書云莫卯不經塢漬者三年當可再活曷不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通衢壁間由是人皆以為戒見人殺莫即從取卵投之江中為是月餘復夢神人曰億萬之數已是過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二

人倫門

子尋母歸

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遺出之及長不知母之所在求之不得乃弃官發心刺血寫經以敬於人誓尋見母至是得之於蜀中歡迎以婦時壽昌年已五十歲矣蘇東坡以詩賀之畧曰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著綵服時錢子飛知永興軍奏乞加旌孝朝廷憐之加官

身代母死

何從世居温之北鄉清源宋建炎間大盜羣起遇人必殺
清源皆逃於蒙山未幾盜至衆多被害間有不殺則執而
掠同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為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
死於盜之手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可藏珍寶惟我可尋
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共汝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從世
引導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給已因聚箭射之俱不中體
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信
其孝遂釋之

取腦行孝

王羽宋乾道二年病革夜半樓焚香叩天祈母病愈以利
刀取腦調羹進食繼有神人以火炬燭之母病隨起壽年

至九十官為保甲旌表門閭

妾姑不孝

昔有婦人阿李有子出外經商累載不歸止兒婦七嫂在
家婦每飯則兩炊姑飯以麥婦自白飯李稍與婦忤必受
辱罵至於麥飯亦不進食李忍辱而不敢言一日婦往鄰
家留姑守舍有僧持鉢至門乞飯李曰我自不能飽安有
捨施僧指厨中白飯李曰此我兒婦七嫂自喫底我不敢
以施人恐婦必辱罵我乃但有早食麥飯尚有一合留備
于餉如用即取去僧未答同七嫂外婦見僧乞飯大怒曰
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換僧即脫下婦縛之僧忽不見
袈裟着身變為牛皮字不可脫胸間先生牛毛一片漸變
身軀頭面函報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為牛矣

狼禽不孝

松陽縣有少年子龍養金鳳且善飼可直宋官會數百券忽出外數日飲食而死妻疑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深阿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豈知此子死狼歸不見禽欲棰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尔其寬之子怒極曰老狗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為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湯浴洗俄黑雲四合震雷一聲挾其子過前山擘開楓樹實其中此地極暗人不可見惟母見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懸尸於樹木之杪

去妻復回

向豐之宋后之裔也才調極高貧窘尤甚有人情甚似吳池冷世路真如蜀道難之句誠齋楊少監寄之云、

陸氏義門

張公恣字睦九世於唐朝陳氏義居專一門於江左

麥舟惠友

范文正公雖陽遣子堯夫到姑蘓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廿既還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沒土欲葬之而北婦無可與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吾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之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公大喜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三

靈異門

雙龍現狀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其門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
雄者角浪凹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未火燁々雌者角
靡浪平目淺鼻直鬚闊鱗薄尾壯於腹洞微曰何以知之其
人曰吾即龍化為雙龍飛去

龍吐寶珠

楊歷岩距南雄城十五里有二岩上有龍潭下有祇林寺歲
早郡守禱而雨一日雲霧雜襲文宿登岩視之龍吐一珠大
如雞子中有小龍動躍郡守以匣載以黃袱裹之留鎮此鄉
後有郡守私竊而歸者至庚嶺下遂烈風雷雨守驚往差人
送還本處至元丙子火兵後不存矣

井有白龍

蘇東坡至海南城東見有双井相去咫尺而味兩般号双井

水源出岳石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知居於水中乎同遊者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為我出請徐待之俄見其脊尾如生銀蛇忽水渾有雲氣浮水面舉首如揮玉筋乃泳而去後有郡守張子修為造庵井上號思遠亭名洞酌

泉有猪龍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堂俗謂猪母佛蘇東坡問之土人曰百年有化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在泉中蓋猪龍也人謂此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鯉莫有見者一日東坡以其事告妻兄王愈愈疑之妄誕不平其疑與原俱至井禱之泉上曰余若不安言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後出愈大驚再拜謝罪而去

蛤蜊顯聖

史丞相當國日京尹選大蛤蜊一盤以獻是夜公見盤中一蛤蜊有光取而視之獨異其他等而不裂公疑異之取而致備螺殼繫絡足履蓮花與人世可事佛像一版公諸香木刻成岩殿以安其神加以金玉為飾光耀奪目令僧衆送入佛寺安奉後不知所終

鸚鵡悟佛

韋南康鎮蜀時嘗籠一鸚鵡其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鸚鵡即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教之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實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歎翼委足奪然而絕韋公命焚之有舍利子十枚公為立塔瘞之号曰鸚鵡塔

鶴訴取子

魏鶴山次子名克愚字明已号靜齋受蔭出身歷仕清白知温州次疑獄庭無留訟專治諱千里之民畏之如神忽有老鶴泊戒石亭上吏驅之不至靜齋曰此物如有可訴遂差直日排軍隨老鶴看去飛泊何処忽到報恩寺鐘樓上排軍入

寺但見一行者取二雞下樓擒之赴靜齋怒將寺主押出寺門行者杖一百白面編管百里仍令排軍送其雞於樓上

禽鳥有術

溪鵜能劫水故水宿而物莫害鵜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
温蠹穴以甯盡字成符即蠹虫出鵲有隱巢故鷲莫能見燕
啣泥常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鶴有水石故於巢中養魚
燕惡艾萑欲奪其巢即啣置其中燕即避去以禽鳥之有術
者也

禽能誦經

龍舒居士王日休載昔有佛寺養一鸚鵡今名八八兒是也
僧每且念佛見隨之而念後僧以小棺殯之未久墓上生一
朵白蓮花人詩紀之曰有一飛禽八八兒能隨僧去念阿弥
蓮花出口香芬馥馥想在西方七宝林

獸有仁義

愛州有獸名傑然以雅而美者仁義行則大者前小後有為村
者中則傷者按死者前自刺而死吁獸而知長幼之序且性
命與俱不得謂有仁義之獸乎

長生猪母

江陵府松滋縣西村農家養一猪母數年一日在厨竈間嚙
主母裙袂而拖拽之若有所往叱之不去主驚之復來主母
遂隨以往至屋後嶺脚下有一窖皆是金銀其家因此置富
每月以養食黍啣其猪人稱為長生猪母

大蛇受戒

會禪師俗姓冷有修行宜春城東人住陽岐山嘗有一巨蛇
穴於山岩中每遇寺僧誦經則入寺蟠旋矯首於僧之側師
見其似悟佛性與之受戒矯首俯仰一若禮拜狀遣之入穴
而趨去更不少留人見之亦不為傷踰數年樵者至穴所見
蛇已死矣但一副骨自首至尾連環不斷有舍利子數十於
旁

石內鷄鳴

分寧陳志甫有莊在地名山田莊有塊石方二尺計佃畝時以為槌葉屨之用適陳至宿其家更盡陳步月忽聞鷄鳴遠視之二鷄在石上即而視無所有陳疑之令人移數步外次宿驗其有無則其鳴如故後揭以歸每當月夜置之月光中鷄必鳴獨其子公允者不信以為頑石剖視之中有二鷄一雌一雄文采粲然可怪也云云

石中靈鵲

穆陵官中有靈鵲石中有靈鵲每旦天將明衆聞其噪屯宋南渡前得之晉州參政董槐奏以為妖物不宜真宮中後不知所在

蘓山石像

湖南永州有仙姓蘓名耽山号蘓乃其飛昇之所山中多石人取以水淋銘泉破其像有栴有塔有觀音弥勒寒山拾得像甚至有天下蘓山四字不知造化何為而融結哉

有一貧儒訪周益公敘搖尾乞憐之意益公與入書室前後鄰縣篋克軻其中公言任意取其二儒如公言既行渡江發視之一為茗甌為湯盞怒而破之其僕忽救得一為盞歸以點湯之繞注其中双鶴飛舞啜盡始滅不知何異也貧儒聞之懊恨而已

龜背換時

宋丁晉公嘗藏一硯有水一泓用之不乾及一銅龜于常州俸廳龜背上時換十二時字後周益公在京師茶店具紙盒岳州圖譙樓上十二時牌亦時々自換世神仙之筆也度宗朝有十二玉碁子上有十二時字用盒貯水置碁于於水中逐時浮出不記何時失其一後有人自吳山待之以獻後更革不知何在

壽星犀帶

九犀角遇山川日月草木鳥獸隨寓成影月與魚等皆是常有獨宋韓魏公犀帶中央一片乃鹿御花已是絕奇宋孝宗

居德壽宮光宗上壽以萬緡賂海商得犀角一片是南極老人星像但可扶杖稍短衆以為絕似泣杖乃不祥之物而卻之是寶今已沆落不知何之

夢遊仙府

張直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瓊瑤琅玕者數百人揖直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以起鸞鳳與織女機存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直成一絕曰天風吹散赤城霞濤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絕佳未免近儿取酒一杯極其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覺

神療疫病

宋靖康間大學生蔡延世固疫病夢有金甲神人在學箕踞而坐旁列百餘人顧令左右取鋤鋤往東南旁伺葬太學生內一人問曰所葬人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俄有一人被髮眼赤奉木盂來前而北已閉門持符水噴可也

王荆公夢

王荆公居山中晝寢夢一人服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延坐問之姓字曰我祭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軀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氣尚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曰有堯祭是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能忘之句後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數童子執幢幡并蓋之屬僧問之往迎王亟相揣上書曰中含法性外習塵氛驛目間幢幡與童子亦皆不見僧歸及寺未久聞公已薨

讀書宿緣

高參政耻堂常與子姪言我輩讀書作文是豈偶然之故往年眉州有一秀才精心向學每日供養東坡祝之曰願得作

文似公若此者十餘年只所作遠不及一夜夢東坡曰我是
七世讀書為人所以作文雄偉汝輩方三世讀書豈能似我
邪其人遂輟筆不學

代筆登科

蜀聞中士李甚赴省嘗禱梓潼帝君之祠夜夢神曰此行有
續姓應省者可固之後李在省場見鄰索有續姓名問曰治
經續曰禮記而袖手平日不下筆李懷前夢因作一篇與之
續欣然著卷明日續病不入試場李自與之終場續與李初
半面之雅云

錢王取地

宋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通一百五十年紹興八年二
月癸亥上發建康伐寅至臨安府遂定議建都自此不復移
蹕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
邁同對因論高宗謚号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
生之際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曰我好來朝便留住住我終須
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在此買一妾東平
人偕其母來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皇后初生高宗時
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
八十一卜都于錢塘似不偶然孝宗所謂錢王指錢俶之弟
三子惟渲也後官亦終團練使

易頭頭貴

蜀遂寧府士人岳某州閬州士人李某祈夢于七曲山梓潼
帝君之祠二人者素不相識然所禱皆功名之事岳夢至一
宮殿見一王者冠冕坐于殿上侍衛七八人旁有執簿者岳
直前問曰某前程如何未幾又見李進前亦以前程叩之執
簿覽姓名畢上殿言于王者之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
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必須兩易其頭岳聞之驚恐其
人曰汝畏換頭無復貴矣言畢忽有一使持斧鉞引岳于廊
廡之下須臾又引李至使二人瞑目而立竟易其頭夢醒顯
聞尚有微痛早起僕見其面目不似恠之然其色不改且歷

言昨日祈夢之故及婦妻子各駭然向平日家庭之事應對皆無舛遂備說夢中換頭之因妻子之心稍安其年領鄉薦明年登科岳調重慶府江源縣簿李亦登科得薄尉之缺既歸李丁憂岳之任將滿李滿李脈除再調亦得江源簿與岳為代二君雖同時祈夢然各宿不相會而以交代始得相識岳之面李前日三面也飲酒相與言前者之夢各大驚寤後官俱顯蜀士以為美說

符識門

孔聖丹書

孔子故居漢鍾離意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拂鈕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壁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々令主簿安置几前孔訢教授堂下床首有縣獲意召孔訢問訢答曰夫子獲也皆有丹書人不能發也意曰夫子聖其可以遺獲後示後賈因後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讀吾車拭吾履發吾詩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又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浴徵在上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于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麟吐玉之於函里人家曰水精之系表周面素王故二龍繞空五星降庭徵在以綉紘繫麟角及孔子將終麟解紘而泣孔子嘗遺秘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始皇果至沙丘而崩

塔現王影

南雄延祥禪寺有三影塔祥符年間異人兩建有塔影堂其三影不以陰晴現于壁間一倒影懸二影向上如科舉年現廳堂主領拳登科常現亦告若現于房室厠屋則凶

青笠米皮

鄒狀元應然嘗謂子里中有瑞光岩去縣十餘里中有丞相李綱讀書臺昔岩中有僧丹霞者能前知一日訪僧扣之乃

書曰青若芝米去皮此特節正光輝後公於靖康年作相因知此言之驗青若靖也米去皮康也

宣和怪事

宋徽宗朝政和年間云：馬生角長二尺四皆出距貫以進御以為龍馬云：萬歲山上羣孤盃酌對飲勅指之皆散有一孤自良嶽未入官禁於御榻而坐云：

北狩異聞

宋二帝北狩至平水鎮夜宿山寺中團隣房語話甚一日南皇帝北行有因果否一日豈無之况他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遭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仙法是有北行之禍一又問曰想已死數千里之外答曰上皇宗徽已死付水火葬矣少帝宗欽審聽欲排闥問之以衆人所寢身體隔碍不及而止又問曰南方康王如何答曰且教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旋行又問曰少帝北行如何答曰帝拱手聽之答曰也是天羅王不久帝天上但未免馬足之來言訖

天命華宋

宋咸淳壬申古板生地毛色白與羊毛無異焚以如之人跡所不到也長四五寸微風拂過冉冉可觀占者以為大源傳國有大雞危亡之兆後賈以道果檀植誤國至德祐乙亥浦城詹某醉酒落魄狂歌于市更無所少人以風狂稱之夜宿神廟至夜半夢一黃夜使者持天符下諸地神祠曰天命華宋江南田地盡屬大元毋得擅舉陰兵助宋各知委神注而書之夢覺以告人皆笑之又歌曰至元十三年人莫知所謂至景矣丙子蹄附大元人方知年号也夫人元之取天下也以乙亥丙子收江南宋藝祖亦是乙亥丙子平江南丙子歲

志觀玩山水清氣盡入其心解開兩片光瑩如玉每片皆有
真山真水一婦人倚欄凝望以為奇宝遂帶歸本國真无價
珍

蜈蚣孕珠

柳州種耳堂頃昨夜有光出往土盡穴中滿堂如月則視見
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鋌齊刺之有苞磬破
往乃大蜈蚣長竟往腦中得珠如鵝卵圓瑩光彩

巨蛇吐珠

欽州村婦黃氏禾屋內夜有光芒現人甚訝之一日黃婦取
禾晒曝見禾中有一巨蛇蟠屈於彼口吐一圓物光耀奪自
蛇躍而出婦拾而視之乃一珠懷而歸之是夜滿室光耀隣
佑以其事首官夕司追稍緊其婦驚懼以珠於甕內蒸過遂
晦而不明後遇識者乃曰此蛇珠也若不蒸過則價無限矣

捨遺門

武夷洞天

晉宗皆武夷君應世建守陳覺氏有武夷詩末縣曰所說列
仙乘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蓋此謂也

白玉觀音

宋孝宗喜迷馬傷一目金人遣使來慶壽以千手千眼白玉
觀音為壽蓋寓相諛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
門住持僧說偈曰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
太平無一夏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
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

鷄鳴犬吠

韓他曹作南園於杭州吳山中有可謂村生者竹籬茅舍宛
然由家氣象坳齊嘗遊其間甚喜曰杖得絕似但欠鷄鳴犬
吠耳既出在前他兩忽聞在中鷄鳴犬吠聲令人視之乃府
尹趙師宰也他曹大笑益親愛之昔孟嘗君待客為鷄鳴狗
恣猶能使之脫身於患難後人且議其所得者止鷄鳴犬吠

之才師學諫他冒而作鷄鳴犬吠是何異於其人作禽獸呼者人標其題曰只消三寸舌做得萬般聲吁今之搖尾乞憐苟求榮達者觀此豈無愧乎

祛病疫癘

嘉祐年間京師大疫尚書都官梅聖俞得疾臥城東朝之賢士大夫問疾者屬路不絕居八日而死吊哭者如前何嘗禍聖俞迨世之賢有改陽文忠公墓誌在人誰不知亦無以告小民之未曉者云

米脯灌肺

杭州曰有賣灌肺湯者每於入夜奔檐出街旋行調和一夕有大學士人乘醉到檐頭忽然嘔酒入於鍋內賣者不敢言市滅灯火挑入小巷拭刮如料而後後出視之嘔中尚有飯糝遂揮標改其名曰米脯灌肺不知者皆買食之否則一時喧闐士人未必有償而一日之經紀休矣

龍泉縣下地名

龍泉縣下地名幾羊有一人家稍自足子釣於溪獲一巨鱉其父意歸作羹也暨歸見夫妻對食而不及父母怒曰我留家計以與子孫者改擬有旨曰以奉我也今一羹不與吾何望焉夫妻擬議遂以其田捨入崇因寺以養二老之終其莊名曰鱉庄今為寺中土地

飛來殿宇

飛來殿在廣州清遠峽乃天下第三十二福地峽中兩山如束中通大江林木深茂相傳右有佛殿飛來此地及對面山中巨鐘亦是飛來或自鳴人有意去尋則不復見矣寺碑具載某年月日其處寺中飛來茲不後錄古詩曰猿帶玉環歸後洞犀拖金索過前瀉峽中景也

人肉餛飩

嘉定庚子臨安大旱歲飢城外溜水橋亦騙死人剔其肉為餛飩包子之屬辛丑春尤甚其中門有花綉之皮稍可辨認人無敢言凡見買肉者必先問買米猪買糖猪米猪則人肉

進士試武功不得意，觸殿階而死。上命有司以七品服葬之。唐史說開元二十三年，帝病，盡取禁中香，夢一綠衣，鞞一足，眇一目，瞬一物，巾裏蓬髮，岳髮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三指刺其目，作踏食，息上回為誰，對曰：臣先朝進士鍾嶺也。受國厚意，生未有以，為報願為所，以自見。今此宮中有盡氣，臣徐伺其傍，仍有二豎子壞天門及寢門而入，臣得請于帝，將殺之。然自是罷朝，輒不樂，高力士揣知上意，一日言於上曰：陛下待無以前夢為意邪？昔李淳風言：唐三百年當再造，將有獨眼龍見，以昭天瑞者。陛下所夢眇目者，殆此也。工大喜曰：微此家老朕幾惑矣。嶺自是不復見。日都達尊政陽，裴齊安道批曰：此傳寓言有味，以文為戲，前賢多有之。此則於人家國足助規戒也。荆楚歲時雜記曰：世除夜，盪之以鬼相傳，投文布，何從而訂其止邪？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人事門

琴鶴自隨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張，鶴與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色籍甚。公嘗曰：吾盍之，所為夜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元豐間，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鄉前以足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知。

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辭金不受金

益州劉府君初為福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者郡以屬公。待其決立為剖決曲直人稱為神不知公非神也。特公心爾及去官直者候公於建州府從告曰有好香數斤聊為長者壽發而視之乃黃金也公笑曰君事本直非私也其敢以公事受君之私乎堅卻不受其人感泣拜謝而去時人甚傳之

武夫超悟

孟珙字璞玉号無庵隨州人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劄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夕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中

客退以可受投獻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贖之行囊嘗自作無菴贊曰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愁止當恁麼時無妙見五菴混沌菴之基大林菴之梁太極菴之柱太極菴之枋兩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窓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墻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黃明月為伴侶萬古共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持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壘光臨終又頌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踴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君子曰無庵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武夫所能信乎善處富貴之際矣

戲范蠡圖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迎上疏乞立儲貳真

宗嘉其敢言朔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數獎文之召為
右正言後公參知政事到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
獻老人星圖為壽獨其妹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
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卷公即日累表求退
遂以國徒致仕

精靈應世

宋皇兄趙八大王制吉州每日餐啗如虎飽而午睡夢在
後池蓮葉上乘涼被院子打覺即喚院子來回應曰偶在
荷池內釣魚被一大青蝦蟆在蓮葉上用口吸釣竿未免
用釣竿擊之趙方悟身是此物

又吉之老宿嘗言太守王佐內一夕譙樓第五更鼓色不
鳴喚到鼓角子供曰是夜五更見大蜈蚣出於鼓上季不

敢近前此時太守正憂睡於此鼓方知身是蜈蚣精
又王謙太守每夏月深浴必要大桶閉堂不令人見一日
其窺窺之見一大白龜翻身躍水中遂走出久方有老院
子出與人言貴人非星即精也

中興名將

韓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朝忽於廊
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動然驚駭亟出不敢言已而人
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向其姓名為韓世
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沐凡人將來必至榮達母
然其言乃邀韓至家具酒食下夜晝數深相結納賀以金
帛約為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
矣

輪對沾恩

宋淳熙年門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止言先帝高宗某事忽
淚下玉音門故對曰思感先帝舊恩孝宗不覺亦淚下寺
丞至讀畢淚下不已退朝莫冠及蜈蚣出在頂蓋之頂且
厲矣蓋其淚下實為頂痛孝宗以為忠明日御批除吏部
侍郎頂瘡數月方愈

稱旨除官

葉履誦濤字致遠赴召宋神宗問曰歸自山路來驛路來
對曰臣自山路來上曰自山路來木公木母如何濤曰木
公方傲歲木母正含春木公松也木母梅也稱旨除中書
舍人

龍飛定例

吳用中字誠甫少好學因浴浚次得定光佛像日夕瞻禮
嘗詣開封府締薦南宮不利一夕夢佛現身贈詩曰相々
融和天如春吐紅玉魏々方丈匡捧出一叢綠用中得此
詩常以自負宋徽宗崇寧三年赴特奏試名在第五等自
不當補官用中殿下大聲呼曰飛龍之榜予載一遇臣等
久負燭燈願臣等一例出官上聞之以問侍臣有敷奏其
言者須臾有二衛士掖用中至殿陞詢記姓名御筆判曰
自吳用中以下一例出官凡二百人自後龍飛永為定例
端明何公志同之力仕至齊州司戶

碎玉不怒

韓魏公在大名有人獻玉盞二隻表裏無瑕世之絕寶也
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于上酌酒勸客

俄為一吏觸倒玉盞俱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吏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嘆服

剃鬚求謁

劉後漢先祖簡州人師瀘州客有多鬚者來訪贈之三十緡越月餘再至則已剃鬚復贈之三十緡其子告其父曰尊長為此人所欺矣後漢喟然嘆曰吾與尔輩修德人生剃鬚復豈待已哉後其子孫皆貴顯君子曰是可謂忠厚之至其後貴顯宜也

居官節儉

李君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則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文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

掛屋梁上平且用又祇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不盡者以待賓客曰此賈私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曰口腹之欲何窮之有如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治家勤儉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詩厨躬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壽高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誠齋父子視金如糞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宗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宋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宗山

病且死無衣食適廣西帥趙季仁魏纘紹教端東山曰此
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

敗壞名節

文潞公知成都甚端謹雖妓女滿前未嘗一顧一日因宴
客襟紐偶脫自紐帶及名妓秦鳳儀從傍紐之公轉眄微
笑鳳儀曰相公亦有觀人時耶自此意慙每有宴集冰鳳
侑之不可有寵語聞朝廷適御史何聖從名郊謁告歸蜀
上因令密訪其事郊將厭境潞公為之懼張少愚名愈白
公曰聖從之來亦不足慮前在漢州適同郡會有營妓善
舞從愛之同其姓妓曰姦姓聖從曰所謂楊臺柳也愈即
其頃怕題詩其上曰蜀國夫人号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
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万々條因命妓作竹枝詩歌

之聖從為之大醉此可以見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聖從
至果自嚴重潞公宴之因迎其妓雜府妓中使歌少愚之
詩以侑之聖從以為之醉既而喧傳遂達聖聽及歸不復
引見潞公之謗由是遂息

蓋地遷城

樵隱余玠義天師四川開閬古渝收拾四方豪傑嘗曰集
衆思廣忠益此孔明用規模也士有來訪者即延納一日
思播州冉氏二兄弟役刺留滯旬餘不得見及見更無一
言設宴款之俾幕客主席冉對幕客但唯々余曰此必有
策告我者覘我待士之意何如年遂別款以一齋供帳器
具甚整二人安之如素有余日使人於壁罅窺之但見用
手伏地盍地圖而已云云城成一年大冉死次年小冉死

吾有城池吾有甲兵 用策平寇

急趣應辨

史潞公知成都日大雪會帳下有評語共祈井亭燒以暖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蓋折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寃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此皆臨烹以智隨機應變

館俸前定

安成劉巢林夢材篤行君子也一夕夢至一所兩石榴樹間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以至此未幾載近思招之館教子姪歲俸百緡入齋見庭前兩石榴樹宛如夢中凡十年登戊戌弟而去 飲啄前定

真珠餽也云々 西津鎮建安書院有朱文公真西山之祠云云

生死前定

陳仲舉微時宿九江黃申家申婦夜產有扣門者聞應曰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曰生男或女答曰生男名阿奴當十五歲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嘿記之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問昔見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

大器

董德元六十三歲作狀元七年參政史越王浩五十八歲登科不十年登相位七十日罷七十八歲再相逾年罷八十八歲再相太師召賜第湖上九十三薨大器晚成斯言

信哉

煩惱自取

韓仇胃用兵既敗鬚髮俱白困悶莫知可為一日上賜仇
曹宴有伶人為戲一人曰樊遲一人曰樊噲旁又有一人
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曰誰与汝取名對以夫子可取
則拜之曰是聖門之高第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取名汝對
曰高祖可余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曰誰名汝
樊煩自取又因郭倪郭果致敗因賜宴以生菱進于卓上
余二人移卓忽生菱墮地尽碎其一人曰苦々壞了許多
生菱只因移果卓

戲謔致爭

昔有郭忠恕善戲謔嘗與其崇義者會戲以其字嘲之曰

近貴全為曠攀龍即是聾雖然三个耳其索不成聰崇義
亦捷於戲謔乃以其忠恕二字解嘲曰勿笑有三耳全勝
畜二心又陳並與蔡襄互相嘲曰陳並有心終是惡蔡襄
無口便成近時呂擴暉亦以名相嘲曰无才終入廣謝暉
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釁起爭端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
於為虎可以為戒

誑言恢復

周忽夢元公遇其家謂曰吾宿緣未斷擬借盛宅居住如
何周諾其請語罷元公往造周之子舍房內夢覺則庵中
遣人報元公已坐化矣其子舍誕一男周知其為元公也
命名曰元及長業進士總弱冠以宗元名請本州文解次
舉場名 疇老再發一拳因知前身禪僧之妄自諱其名

只用疇老為名字曰天錫宋咸淳甲戌宗元該英解到首
以宗元名登進士第

願生為子

常州無錫縣楊秀才年老家貧一日往金陵到王荊公祠
堂心慕荊公子孫富貴乃禱曰今世名利無成願後身為
公子孫庶可遂志是夜夢荊公差人請到祠堂曰蔡卞福
祿未艾汝生彼家楊乃言曰屋中妻子家貧苦一旦身死
必大利害乞凌其死荊公曰已奏聞上帝不可改也尔可
即作書報家人次日秀才即死蔡卞家罷忽生一子幼而
伶利能言嘗語父蔡卞曰我是常州無錫縣某村楊某願
帶歸故居少慰妻孥卞異其言及長携之過常州無錫縣
而至楊某家喚其妻子慰問家言甚詳至次日忽如昏醉

及醒則前生之度不復記矣後果顯貴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治道門

摸鐘辨盜

陳襄述古知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逆置後閣祠之引群內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職禱鐘甚肅奈訖以惟惟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內遂一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評定遂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追攝江神

宋喜祐年間蔡端明襄赴泉州太守任隨從迂吏百餘人
開過洛陽渡舟覆人溺關藩之始首差承局追獲江神承局
不往斬之再差第二人辭不能往又寘之刑改差第三人
其人思之與其不去而身首異處熟若自溺于江於是領
命婦別妻子臭酒敬禱于江神而後投江之水裂開直到
神所具述追獲之事神語之曰汝先回約三更後自來稟
過承局歸以神語回覆知州至中夜端明尽屏左右明
燭蒲坐以俟至期烈風一陣見江神來前判官抱簿隨後
蔡誥之曰汝為江神不能守職使一舟之人盡葬魚腹汝
之罪也神令判官檢簿該載其年月某日某人等計若干
名當同時死水逐一點對名目與已溺死之人名目無少
差神又曰凡溺于水死者皆水府註定証神不職而致死

於非命言訖而退後蔡守遂化州民累址于淵醮水為四
十八道梁室以行其長三十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皆石板
為之名治陽橋有陳君拳詩詠之末聯曰縹緲已幸天顏
照應得元豐史華褒蓋元豐初王運使嘗進益本天子嘉
賞久之

執符追虎

張侍郎守鄆境多虎害人公令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
之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乃口啣符隨
吏而來傾城閉戶登屋舛木望虎蹲伏公叱虎曰汝異類
敢食吾族呼吏治罪案成命如法治之戒三月出境不然
必殺之虎乃去死於其所化為石虎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六

○藝術門

知人壽命

姚宏字令聲越人也宣和中在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人休咎語宏云君不得以命終候端陽日伍子胥廟中見榴花開則奇禍至矣宏初任監杭州稅三年不敢登吳山後知衢州江山縣將赴官來訪帥憲既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謁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盛開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宏慘然登車未幾追赴大理死於獄中

卜知病證

柳休祖善卜茲其妻病鼠漏積年不瘥命休祖卜得頤之復按卦合得姓石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奴姓石能治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少佳俄有一鼠遙前而伏呼犬咋之視鼠頭有三處灸瘡妻遂瘥

折字有驗

宋真宗方登極間有折字者多驗乃書一朝字譖使人問之其人曰十月十日生恐是主上便當朝也携字人云莫亂道高宗朝有人書一春字折字人曰二十四日內有政除後果然蓋三八數也幽相秦檜亦書一春字折字曰三月八日如官亦然高宗亦書一春字折字曰秦頭太重遮日無光蓋可書春大日小指秦檜也高宗倦勤居明宮折

字曰只二千日果不滿六年而升遐孝宗聞有折字者多驗書一問字左右皆斜其人曰此非官家而誰左看也是右右看也是若旁有人再示以問其人曰此是出家人門內止一口果一道流也又有一仕宦巧閑書閑字與之其人曰不滿兩月即就木後果不祿

宋蘓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蘓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此丞相章子厚駭詭之意當時有術士能折字人以蘓黃兩謫儋雷宜三州名字與之折術者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在田上秉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果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乃終魯直後果卒於宜州

醫論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不同單驟從之學
盡待其術遂以醫名於世嘗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
有繆者相兼不察欲以告人者誰信者占說左腎其腑勝
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男子以藏精女子以係胞以理推
之三焦當如勝胱有取質可見而王叔和言有臟無形不
亦久謬乎蓋三焦有取如勝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
形尚何以藏繫哉其可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
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
三焦榮衛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
入命門之攝傾瀉而去故号此腑為三焦耳世承王叔和
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又卜州徐遁者少學醫曰齊

嘗大飢摩丐相商刈而食有一人皮肉尽而骨脉全者遁
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
勝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
引家所謂夾脊双関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為三焦也
單驟之言與徐遁所是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醫藥陰切

許學士叔微少嘗以登科為禱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登
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於是精意方
書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既而可活愈多邑名益
著後夢其神授以一詩藥市陰功陳棊間祖堂上呼盧唱
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一名陳祖言一名樓特
及注嗣用并甲息如第五名授職官以沛与詩中之言無

一字无此則濟人之病急者也

洗眼神方

武陵張老印方曰予嘗患眼失明忽遇一僧曰藏經載觀音洗眼方用楮枝尖去皮毛燒存性湯泡澄清頻洗但要至誠寧耐久而自驗又安帥機云湯二嫂患眼三十年用此藥而愈其方不約而合人曰楮是穀樹又因罔黎居士簡易方載本草方楮葉散治一切眼疾註曰予觀此方用楮葉必無實者蓋陰陽二物相匹配耳有實陽也無實者陰也可以楮葉必須得無實者諸藥方效見者轉以授人亦陰德亨也

療背癱方

濠州守晏戶部陶背患癱百藥莫治病草忽吏報有一道

人在城祗能外科召醫立效並得其方用大黃四錢不繫五斤去穀日草第三錢三味吹咀作一服水酒各一椀煎至七分梳去滓露一宿五更冷服如一服未愈再進一服瀉下膿血即止○凡人初覺發背欲結未結熱腫痛先以濕紙覆其上立視候之其紙先乾必則是結癰頭也取獨頭蒜切去兩頭取中間半寸厚薄正安於瘡上却用艾於瘡上灸二七壯多至四十九壯即換一蒜片痛者灸以不痛不痛者灸以痛時方佳最要早覺早灸為上若背上初發赤腫一片中間有一粟米大頭子者即背癰也

醫痔奇方

盧宗姬患痔有道人來用藥隨手輒效取二十緡得其方片子腦二錢研大蝸牛一枚去殼細如膠二味一處研如

膏隔帳惟孔傳之如永須史去其藥脫落如神

鼻衄良方

饒州市民李七常苦鼻衄醫者取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則止曰血隨氣運轉氣有滯逆可以妄行蘿蔔最下氣而酒導之是以一服取效經五日復如初僅存喘息而張恩頌以明州利王氏單方刮人中白置新瓦上火逼乾以溫湯調服即時血止人中白者乃施盆內積滯垢是也蓋秋石之類特不多用火力治藥時勿使病人知恐其以穢濁不肯服此方可謂神矣

喉痺秘方

開德府士人携僕入京其一日忽患喉痺脹滿氣塞不道命在須臾詢諸郡人曰惟馬行街李案能醫即與之往李

駭曰證候危甚猶幸奉此不然而死何疑乃於筒中取一紙燃用火點着方才烟起吹滅之令僕張口刺於喉中俄吐紫血半合而特氣寬能言及啖粥飲藥傳之立愈士人甚神其投後同一醫者曰咽喉病發六腑如引手可探即刺破瘀血而止若發於五藏則受毒手深手法藥力不到惟用紙燃為最然不言所用之意後有人拾得其殘紙者蓋預以已豆油塗紙故施火即着藉其毒氣往赴病處又曰人患喉痺及纏喉風用藥用得咽喉後可以通湯水急喫薄粥半碗或一碗下邪熱不然即病再復

醫救六絕

昔有葛醫生入山採藥遇一白衣人向之曰汝非葛醫生否我乃半隻之精汝遇人有六絕之病但用我作末水圓

令乾搐入鼻中即生矣萬拜而請問乃曰六絕病者一日
 自縊死氣已絕絕欲救則徐不能連繩捧下若遽斷其二曰墻
 壁屋崩厭死氣已絕絕氣三日溺水死氣已絕若早極其得令
得溺也通便四云見厥死氣已絕絕五日產乳死氣已絕六曰
 無病卒死並能救治之曰少南岳魏夫人方出外臺秘要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六